

把佳人比作鲜花，可能有些俗气，但通常不惹人厌，因为佳人和鲜花，都是看不厌的。何况俗气与否，因花而异。比如荷花，天然去雕饰，自是第一个不俗的。李白诗云“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即使沐阳承露、光彩灼人，也毫不损其清纯脱俗之质。李白自号青莲，我想除了他对童年居处的眷念，恐也与这股倾慕之情有关，事实上他中年时的情人刘氏，便是一位江南的美人。

但这朵荷花竟让李白失望了。她嫌他布衣清贫，对他冷嘲热讽，那情状如同汉代的崔氏羞辱她不得志的丈夫朱买臣，更说出分手之类的绝情话来。李白定是恼了，才会在四十二岁时喜接圣旨、进京做官之前，冲口骂出“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后面两句，便是著名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显然，此话不是对那些蓬蒿人说的，而是对这位淤泥中的荷花，不，蓬蒿说的。不是每一个佳人都配得上荷花的。

却也有生把荷花比俗了的。陈师道看美女挽起袖子、露出腕子、托着腮帮子，提笔就写“玉腕枕香腮，荷花藕上开”，比得过实，比得乏味，读来就像被扼住了气管。白居易见了邻家少女，张口便说“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姮娥早地莲”。没有圆月的嫦娥究竟会怎样，姑且不论；但要比佳人作荷花，无论如何不能少了一物，那就是水，清清的水，否则必然笨拙、必然俗气。相比之下，陆游的“美人独立何所似，白玉芙蓉秋水中”就要清新可爱许多。曹雪芹说女孩是水做的骨肉，水便是女孩的命根子。他书中最爱惜的女孩之一英莲，谐音“应怜”，就是一枝未开先折的荷包。在《金陵十二钗》副册中，英莲排在第一位，她的判词，第一句就写着“根并荷花一茎香”。

佳人也是人，不因外力也会老去，到那时便更有残荷等着她。李璟有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王国维读了，摇头叹息：“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不过既是比喻，总有欠妥之处，不如直写佳人采莲，来个二美相得，最能出好诗。还是李白：“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还有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白居易这回得了水，也出了佳句：“逢郎欲语低

孩子开始去小荧星艺校学习声乐歌舞了。看上去他很愿意去，在那里玩得亦乐乎，回到家里也忘不了哼唱课堂上学的歌曲。

我听到他在唱一首《数鸭子》的歌，便随手在电子琴上弹了起来，边弹边问孩子，是这样吗？孩子惊奇地说，对呀，爸爸你怎么会弹的呀？

孩子的这一问，使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弄堂里，弄堂里还住着一个叔叔，单身一人，态度和蔼。经常和我下象棋，其实在我记忆里，我从未赢过他一盘棋，但他却不从厌烦，一直陪伴着我，使我的象棋水平提高了不少。

有一次我拿着口琴在弄堂里边跑边吹着玩，他看见了，就邀我进屋，也拿出一支口琴，还搬出一台卡式录音机，播放歌曲给我听，当播放到一首当时风靡全国，由陈琳演唱的《酒干倘卖无》时，一边听，一边居然用口琴将这首歌的旋律吹奏了出



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可惜如今此景休说难以得见，便算是有，无论是做的还是看的，无论是人儿还是心儿，都浑不似当初了。圈围在钢筋森林之内，穿梭于水泥管线之中，纵使有堪比荷花的佳人，也多被功利心和烟火气熏脱了水，遑论其余。至于屏幕里的影像，除了缺水，更增了层虚假和隔离之感。与其看电视，还不如做梦来得亲切。

一个微风轻拂的良夜，我果然做了个梦，随着风飘到了纳兰性德说的那个“明月小银塘”。只见月光将碧绿的池塘镀上了一层银色，池水则将月光涂上了一抹淡绿。渐渐起了雾，愈来愈大，愈来愈浓。就在浓雾之中，忽有几朵荷花出现眼前，她们的轮廓是用水月之光剪裁的，异常清晰而精巧；她们的幽香则是淡淡的，似乎被小心地遮掩了起来。醒来回想，原来梦中有视觉、有听觉、有触觉，却唯独没有嗅觉。

虽是初次梦荷，但我总有曾经惜别、今又重逢的错觉。很有可能前生不知聚散了多少次，却不是我短暂的此生所能亿及的。若在平日，我即使行走万里也寻不到她们的踪迹，可是今夜，她们让我尽情欣赏纯洁的仙姿，只为抚慰和修复我因磨损而变得愚钝的心灵。我才明白，其实天涯并不遥远，只要相知便可相见，便可将枯竭的情唤醒、将断续的笔迹相缀。梦醒之后，就算仍有雨丝风屑不停来袭，我的眼前心头也能长葆清新明丽。

银塘碧月，新雾迷潋滟，望望遮绝。巧剪波光，悄掩幽香，冷冷几朵清越。佳人自是初相见，恍错误、曾逢依别。料已经，聚散千回，不只此生常说。知我何从以谢，只怜我冷落，来慰消折。万里无踪，一霎倾情，教看仙肌冰骨。天涯咫尺原厮守，又缀起、片诗残阙。梦觉时，眉下心尖，拂尽雨丝风屑。我用《疏影》将此梦小心地记下。

在梦里，在词里，荷花永远不会凋零，佳人也永远不会迟暮。这支词牌原是姜夔用来寻梅的，寻梅不着只是其表，佳人难逢其实是里。于是，梅花就不仅是梅花，佳人也就不仅是佳人，而是所有清美情怀的化身。为了等待梅花佳人，姜夔准备了一片小窗横幅；而我只在这心头留存一汪碧月银塘。我相信，拥有心片清波，即使荷花佳人不来，也总有纯美安详的希望；失去这片倩碧，即使荷花佳人来了，我都无从感觉得到。

## 开眼界 李峰

来，这使我大为惊诧。因为他并没有这首歌的谱子，就靠着聆听录音磁带便知晓歌谱了。这使我大为感叹，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人世间居然有人具有这样一种神奇的能力，这使我大开眼界，也使我大受鼓舞。因为一个榜样活生生地就在我眼前，仿佛在暗暗地提醒我，他能行，我是不是也能行的。

在榜样的感召下，经过长时间

明道虽若昧，其中有妙象。十二生肖便是我国农俗中的妙象之一。它成于何时，史载不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与十二时辰相对应的十二样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2013年是农历癸巳年，生肖为蛇，蛇年之说即出于此。

十二生肖的来历，也无定论，各种民间传说，读来却是机灵鬼怪，意趣横生。这里不妨随举一例——

据说远古之时，猫和老鼠是对十分亲热的邻居。一天，它们听说人类要选十二种动物作为生肖，都想去报名。可是猫爱睡懒觉，只怕早上爬不起来。老鼠马上主动提出：“猫大哥啊，你明天

## 静安诗草三首

乡情咏怀 郭幽雯

雨霁云霓收夕阳，山坡田陌采收忙。绿肥红瘦畦中稻，瓜熟果垂河畔桑。但有衰翁驼背偻，却无健妇壮年郎。应嗟欲养亲不待，反哺承欢围膝长。

听《二泉映月》 华锡琪

雷尊殿冷一盲人，棚下街隅卖艺辛。百事忧心凄怆曲，二泉映月孑然身。哀叹泣泣颤魂魄，怨恨生嗔撼鬼神。流誉到今成绝唱，映山湖畔沐长春。

游台儿庄感怀 周梁芳

明清峰邑旧辉煌，北往南来孔道傍。商贸如云杨柳岸，楼台醉月梦魂乡。抗倭名气垂青史，卫国功勋立庙堂。自古废墟多绝唱，今朝黎庶写琼章。

的练习和尝试，我逐渐也具备了这种能力。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这样一段经历，我与音乐的缘分可能要更浅一些；如果没有这样一段经历，我可能会疏远一些能力，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原本可以培养起来。

清人史震林在《西青散记》里记友人柯山论人生有四大憾事：“幼无名师，长无良友，壮无实事，老无名。”

诚哉斯言。我幼年时期的这一点滴甘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滋养良多，如今我还要将它继续滋养我的孩子。

门立雪，从此步入魔术王国。

20岁那年，她回到故乡，成立4个人的东海少女魔术团，携带笨重的道具在舟山群岛辗转演出。后来，她成立常驻上海的舟山魔幻艺术团，遭受过公演在被人挖角的打击；她涉足影视作品，有过片约不断的辉煌……演毕自传体电视剧《东海小魔女》，她顿悟：魔术，是她此生的使命。

为重新组团，她四处奔波筹集资金。数不清，求了多少个人、碰了多少次壁。2003年4月，在上海三盛宏业集团的资助下，上海虹影魔幻艺术团落户虹桥镇。同年10月，她投资百万，融杂技、歌舞和魔术于一炉的舞台剧《魔幻艳影》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随后在

尽管睡你的大觉，我一早来叫你不就行了嘛！”可是到了第二天，老鼠醒来后便急急出门，匆忙中把昨天说的话忘得干干净净。结果老鼠捷足先登，如愿以偿，猫却落选了。猫以为老鼠是故意扔下自己的，从此对老鼠恨之人

骨，见了它就满世界地追杀，老鼠百口难辩，惟有仓皇逃命。

史料的记载则有别于传说。我国古代南北朝就出现了沈炯的《十二属相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如今版本用词虽略有不同，十二种生肖动物的习性却被极其简洁地描叙出来。

不过，与二十四节气相比较，十二生肖明显缺少了科学理论的支撑，那种按照生肖和时辰来判别一个人的长相个性，乃至两个人是否相合或者相剋的做法，调侃一下是可以的，却当不了真。

我有位朋友的祖母，就因此落下一个大错。原来，他母亲共生养了一双儿女。可惜他妹妹一生下来，他祖母就拿了他妹妹的生辰八字去求卜，结果

马勒的交响曲，通常被认为是生与死的交响曲。其中第二交响曲中马勒关于生死最原始最古老的命题的苦苦的追问始终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强音。

生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来做什么？去做什么？

这就是马勒为自己的关于生死的交响曲给出的命题。

第一乐章是一首葬礼进行曲。这首哀伤的挽歌，是马勒对自己过去的埋葬。只是该葬的尽管被葬了，但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

第二乐章是一首轻快的连德勒舞曲，但马勒在此并没有太多的欢乐可言。

第三乐章充满了宗教的意念。当人类在尘世中放逐自己，无忌地追逐欲望的时候，什么是可以拯救的力量？马勒没有回答，因为他没有答案。

尘世如此苦难，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希望呢？在第四乐章里，马勒第一次在自己的交响曲里唱出人声，女低音庄严而虔诚地唱出：

人类多么贫困  
人类多么悲伤  
我多么希望去到天堂

第五乐章：马勒用一个狂暴的令人恐怖的开始来表现末日的审判。生与死



算命先生一掐手指便连声惊呼：“这小女子与他父亲命中相克，如不送走，必有血光之灾！”他祖母一听大惊失色，连夜就把他妹妹送进一家育婴堂，等他母亲发现，却再也追不回来。

更伤心的是，他父亲仅过了两年还是因患急病故世。“唉，我祖母也真是糊涂啊！”我朋友说起此事，只能摇头叹息，“幸亏我妈还算通情达理，虽心有怨恨，但对祖母并不苛待，倒是我祖母常为此事自责，至今提起，还悔恨不已。”

老人的过失值得我们鉴戒。但奇怪的是，上辈人是因为迷信才抱残守缺，而如今关于生辰八字之类的是非论断不仅没有被冷落，反而风生水起地

## 生死悠悠无定止 ——听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蔡西民

的对峙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点。在这里音乐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当我们的心灵因一次次的震撼而颤抖的时候。生命随风而逝，但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点。在天上诸神轻轻吟唱之中，复活的意念被深远地传递。如果肉体的死亡是惨烈的，那么精神的复活是轻盈的，如风中之羽；崇高的，如雾中之光。

复活的圣咏终于响起，马勒以克洛普斯托克的“复活”为本重新写了歌词：

挥动我的翅膀  
我将高飞  
我将死去  
为求重生  
在最后一次万乐齐鸣后，马勒过往的逝去重生了。

毫无疑问，在第二交响曲的终曲里，马勒把精神层面上的复活作为生与死的唯一出路。如果精神能够因复活而超脱，那么永生就得以存在，从此之后，这种复活也成为马勒之追求。

际魔术节“最佳道具创意奖”。

严荷芝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聪颖的天资、坚韧的毅力、不懈的勤奋、敏锐的艺术感觉、美丽的形象、上佳的舞台感觉，加上良好的文化氛围，造就了这位魔术名家。

严荷芝还有三个梦想：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场地，能天天演出；像美国著名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那样，把东方明珠变“没”；办一所魔术学校，把多年积累的经验 and 心得传授给后辈，繁荣海派魔术。

想来，总有一天，这些美好的梦想能一一实现。

为本土文化存史立档，请看一位老人的不懈努力。

社区文化追梦者